



大会

Distr.: General
27 September 2013
Chinese
Original: Arabic

第六十八届会议

议程项目 28(a)、65(a) 和 69

提高妇女地位

促进和保护儿童权利

促进和保护人权

2013 年 9 月 25 日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谨代表我国政府随函转递由外交和侨务部编纂的关于“婚姻圣战”罪行的报告(见附件)。

请将本函及其附件作为大会第六十八届会议议程项目 28(a)、65(a) 和 69 下的文件分发为荷。

常驻代表

大使

巴沙尔·贾法里(签名)



2013 年 9 月 25 日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常驻代表给秘书长的信的附件

叙利亚当前的危机已催生了一些违反自然和不人道的做法，这些做法有背于叙利亚人民所珍视的价值观、叙利亚加入的公约、我国促进妇女和儿童权利的努力、所有人权公约、纯洁的伊斯兰宗教的原则，甚至人类尊严的最基本规则。这些做法是由从世界各地渗透到我国的雇佣军和“塔克菲里”带来的，他们宣传贬低妇女的蒙昧的瓦哈比思想，将妇女贬低为男子能够对其发泄自己心理情结的奴隶或物品。

对妇女影响特别严重的一个最突出的例子，是与一个武装恐怖团体有关联的一位传道人发布的关于“婚姻圣战”的法特瓦。该法特瓦允许妇女陪伴恐怖分子进入战斗地区并通过向恐怖分子献身协助他们进行“圣战”。在这种情况下，“婚姻”最短可只持续一个小时，一名妇女一天可与多名男子举行若干次婚姻圣战。

有许多有据可查的案例表明，特别是来自叙利亚和突尼斯的妇女和女孩受骗在叙利亚参与了这一罪行。显然，这种做法危害了妇女和社会大众的身心健康，尤其是在“女圣战者”怀孕时。

为了维护这些妇女残存的尊严，本报告没有给出受害者的全名。为确保可信度，外交和侨务部具体指出了哪些说法是基于媒体报道或是未经充分的证据查证。

该法特瓦的来源尚未得到证实，但有许多报告说，它是由沙特阿拉伯的一个瓦哈比谢赫发布的，他为恐怖主义罪行提供宗教掩护，并传播令人发指的教派煽动言辞。有证据表明，谢赫 Muhammad al-Arifi 发布了该法特瓦，准许妇女出卖肉体供战斗员享受。其案文如下：

“依据宗教法，年满 14 岁的贞洁、离异或丧偶的女穆斯林与在叙利亚的圣战者同房完婚是合法的。这种婚姻仅限于几个小时，以便让其他圣战者能够以同样的方式结婚。这能增强圣战者的决心，并使那些这样做的人能进入天堂……这是妇女可以从事的最佳形式的反叙利亚政权圣战。”

换言之，该法特瓦豁免了卖淫行为，以换取某个自称有权决定谁能否进入天堂的人的一个承诺。

这个可怕的法特瓦伤害了众多来自叙利亚、突尼斯、利比亚和海湾国家的受害阿拉伯妇女和未成年女孩。“女圣战者”的案件层出不穷。一些人因宗教煽动而自愿来到叙利亚，还有些人则是被迫从事这种有辱人格的做法。若干人因人民阵线或另一个团体的恐怖分子而怀孕后返回突尼斯。回返者中至少有一起记录在案的艾滋病例。

该法特瓦如此令人毛骨悚然而且不合情理，以致人们往往不能置信。2013 年初，突尼斯宗教事务部长拒绝承认这一问题，说任何在国内或国外发布的法特瓦仅对有关个人具有约束力，对突尼斯人民或国家机构没有约束力。

然而，2013 年 2 月，一位首字母缩写是 ra’-‘ayn 的女性应父母呼吁返回突尼斯的家，但她没有谈论自己的见闻。这一悲剧一直持续到其他线索浮出水面，才使人们了解到该法特瓦真实的骇人听闻的方面。

这一势头愈演愈烈：突尼斯回返者们说，他们看到至少 13 名突尼斯妇女在一个名叫 Umm Ja’far 的妇女监督下献身婚姻圣战，这名妇女曾是一个卫星电视频道的舞蹈演员。媒体报道称，这些妇女是由突尼斯宗教协会从劳动阶层社区征募来的。

2013 年 4 月 19 日，当时突尼斯的穆夫提 Uthman Battikh 说，超过 13 名突尼斯妇女已去叙利亚进行婚姻圣战。他将这种做法描述为针对年轻突尼斯妇女的骗局，并说所谓的婚姻圣战是卖淫和道德败坏。他不久后就被离职。

2013 年 4 月，在阿拉伯叙利亚军队在拉塔基亚郊外的贝达村的行动中，一名首字母缩写是 alif-alif 的利比亚国民被打死。他的妻子首字母缩写是 mim-dal，也被杀死。他带她来到叙利亚，与人民阵线一个前沿基地的基地组织人员进行婚姻圣战。

在恐怖分子逃离古赛尔后，在一所被用作恐怖主义基地的房子的墙壁上发现刻有文字。这是一个婚姻圣战时间表，其中包括男女圣战者的名字和每个人的“结婚时段”。

一些年轻女孩被欺骗犯下这一恶劣罪行，突尼斯女孩 A’ishah 的情况是其中的一个典型。她说，她结识的一名女子劝她放弃阅读关于一般题材的书文，而专注阅读宗教书文和进行圣战。这名妇女随后说服她佩戴只露出两眼的面纱并前往叙利亚，通过进行婚姻圣战“帮助”圣战者。于是她就去了叙利亚，在那里和另外 13 名妇女一起成了女圣战者。当她发现自己被欺骗、宗教被利用来实现其他目标时，感到懊悔不已。

在一个类似案件中，一个突尼斯宗教领袖欺骗了 19 岁的 Lamya’。他说服她通过在每场战斗之后安慰圣战者，在叙利亚进行“圣战”并“战胜伊斯兰教的敌人”。他劝说她离开突尼斯的家前往利比亚的班加西。她在那里前往土耳其并最终到达阿勒颇省。

Lamya’和其他一些女孩被带到一所医院，恐怖分子已经把那里变成了一个自称奥马尔旅的团体的营地，该团体由一名也门人领导。在那里，Lamya’与一些巴基斯坦、阿富汗、利比亚、突尼斯、伊拉克、索马里和沙特阿拉伯的圣战者进行婚姻圣战。由于人太多，她记不得准确数目。但是，她记得如果她不答应他们，就会遭到殴打。

Lamya’不是唯一遭受这种苦难的女孩。在这个营地，她遇到来自 Qasrayn、Kaf、Hay al-Tahrir、Muruj、Bizerte 和斯法克斯的突尼斯女孩。其中一个女孩企图逃跑后被折磨致死。

Lamya'怀孕了,但她不知道孩子父亲是谁。她回到突尼斯后被拘留,因为她父母已经提交了失踪人员报告。Lamya'接受了体检,证实她怀有五个月身孕。体检还证实她染上了艾滋病,并已传给胎儿。

2013年7月中旬,收到的资料表明,阿勒颇省北部地区的人民阵线领导人命令手下杀害了25名与人民阵线人员进行婚姻圣战的妇女。在执行屠杀中,这些妇女被剥去衣物并枪杀在阿勒颇省北部的一所房子里。她们的尸体被丢弃,以消除大屠杀的痕迹。目前正在核实这一信息。

对于为婚姻圣战前往叙利亚的女孩人数,存在各种不同的估计数。一些人认为达数百人,而其他来源说人数远远低于这个数字。还有一些新闻报道称,恐怖分子吹嘘女圣战者,包括指名道姓地说海湾某国国民 Umm Mit'ab 是进行婚姻圣战最出色的,其次是一名13岁的突尼斯人 Umm al-Barra'。

叙利亚主管当局成功抓获了3名叙利亚妇女,她们承认在大马士革农村省与一些叙利亚、利比亚和沙特阿拉伯的战斗人员举行了婚姻圣战。其中一名首字母缩写是 sin-'ayn 的妇女承认在叙利亚的一个东部省份设立了一个女孩小组,与她所属的恐怖主义团体的首领合作,利用这些女孩进行婚姻圣战。她被大马士革大学招收入学时搬到首都并继续与那里的恐怖分子小组合作。她征召了另一批女孩参加与恐怖分子婚姻圣战。这些女孩还在反叛分子之间往返运输汽车炸弹、爆炸物和武器。她还同其小组的其他成员一道,策划烧毁并破坏大马士革大学学生事务办公室和考试科的文件,以阻止开展考试。但是,当局在这名妇女和她的小组成员将开展恐怖主义行动的前一天将其逮捕。

在该法特瓦及其严重后果激起了阿拉伯社会以及捍卫人权和妇女儿童权利组织的愤慨之后,发布该法特瓦的谢赫收回了其通告,否认了该法特瓦。突尼斯当局还谴责了某些极端传道人发布的法特瓦,这些法特瓦鼓励突尼斯女孩前往叙利亚进行婚姻圣战。

2013年9月19日,突尼斯内务部长正式确认这一罪行,在突尼斯议会宣布,每一个曾前往叙利亚进行婚姻圣战的突尼斯女孩与二三十、甚至上百名战斗人员发生性关系。

突尼斯当局采取行动,禁止35岁以下的青年男女前往叙利亚。仅从2013年3月至9月,当局便阻止了6 000名突尼斯人前往叙利亚。他们还拘留了86人,因为这些人建立了将突尼斯青年送到叙利亚的网络,那里的恐怖主义团体将这些青年派往冲突地区的最前线,并教他们如何洗劫和袭击村庄。

2013年9月20日,突尼斯妇女与家庭事务部发布了一项公报,谴责越来越多的突尼斯女孩为此目的前往叙利亚。该部申明,这些做法违反了宗教和道德价值观以及所有国际人权文书。该部成立了一个危机股来处理这一做法。

突尼斯妇女与家庭事务部 2013 年 9 月的声明与叙利亚几个月前对这种做法及其对阿拉伯社会的破坏性后果的警告是相吻合的。然而，由于那些警告无人理睬，结果造成一些女孩道德沦丧，一些不知其父的儿童出世。

该法特瓦威胁到家庭的结构，而家庭是社会的基石。在一些阿拉伯国家仍然流行的看法是，妇女只是其监护人的动产；面对这种看法，阿拉伯妇女数十年来为争取权利而辛勤工作，她们的努力也遭到了该法特瓦的破坏。该法特瓦实际上是一种形式的奴役，这是全世界自上个世纪以来已经摒弃的一种做法；它也是世界大多数国家已经摒弃的一种暴力侵害妇女的形式。这也明显侵害了儿童权利。不到 18 岁的女性在为此目的前往叙利亚的女孩中占了很大比例。她们的子女将不识其父，并将毕生承受其出身的耻辱；这些易受害儿童在其生活的社会得不到怜悯，将成为今后的定时炸弹。

叙利亚已在若干信函和报告中告知联合国有关官员这些事实，其中包括外交和侨务部于 2013 年 3 月发布的关于叙利亚危机对儿童的影响问题的报告，该报告中有一节重点阐述这一问题。该报告载有有关这一做法的有据可查的详细资料。令人遗憾的是，联合国忽略了这份报告的要领，未能发挥本可以发挥的重要作用以提高人们的认识并遏制这一令人憎恶的做法。叙利亚对这样一个事实已经习以为常：在联合国工作的某些方面会为了与妇女或儿童权利毫无关系的政治方面考虑而无视这种极其重要的事项。